

孟子集註

滕文公上
滕文公下

孟子卷之三

朱熹集註

滕文公章句上

凡五章

滕文公爲世子。將之楚。過宋而見孟子。

世子也。太

孟子

道性善。言必稱堯舜。

道。言也。性者。人所稟於天。以生之理也。渾然至善。未嘗有惡。人

與堯舜初無少異。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。堯舜則無私欲之蔽。而能充其性爾。故孟子與世子言。每道

人性善。而必稱堯舜。以實之。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。聖人可學而至。而不懈於用力也。門人不能悉記其辭。

而撮其大旨如此。程子曰。性卽理也。天下之理。原其

所自。未有不善。喜怒哀樂。未發。何嘗不善。發而中節。卽無往而不善。發不中節。然後爲不善。故凡言善惡。

皆先善而後惡。言吉凶。皆先吉而後凶。言是非。皆先是而後非。世子自楚反。復見孟子。孟子曰。世子疑吾言乎。

夫道一而已矣。

復扶又反夫音扶○時人不知性之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。故世子

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。蓋恐別有卑近愚。本同性前言已盡。無復有他說也。

成覲謂齊景公曰。彼丈夫也。我

丈夫也。吾何畏彼哉。顏淵曰。舜何人也。予何人也。有

爲者亦若是。公明儀曰。文王我師也。周公豈欺我哉。

覲古竟反○成覲人姓名彼謂聖賢也。有爲者亦若是。言人能有爲則皆如舜也。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。文王我師也。蓋周公之言。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可師。故誦周公之言。而歎其不我欺也。孟子旣告世子以道無二致。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。欲世子篤信力行。以師聖賢。不當復求他說也。今膝絕長

補短。將五十里也。猶可以爲善國。書曰。若藥不瞑眩。

厥疾不瘳。

瞑莫甸。反眩音縣○絕猶截也。書商說

恐安

於卑近不能自克。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。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齊疏之服。飭粥之食。自天子達於庶人。三代共之。

齊音

資疏所居反飭諸延反。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。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。故孟子善之。又言父母之喪。

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。蓋悲哀之情。痛疾之意。非自外至。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也。但所引曾子之言。本孔子告樊遲者。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。三年之喪者。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。故父母之喪。必以三年也。齊衣下縫也。不緝曰斬衰。緝之曰齊衰。疏麤也。麤布也。飭糜也。喪禮三日始食粥。旣貴葬乃疏食。此古今通行之禮也。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。父兄百官皆不欲。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。吾先君亦莫之行也。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。且志曰。喪祭從先祖。曰吾有所受之也。父兄同姓老臣也。滕與魯俱文王之後。而魯祖周公爲長。兄弟宗之。

故滕謂魯爲宗國也。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。乃其後世之失。非周公之法本然也。志記也。引志之言而釋其意。以爲所以如此者。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。雖或不同。不可改也。然志所言。本謂先王之世。舊俗所傳。禮文小異。而可以通行。

者耳。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。謂然友曰。吾他日未

嘗學問好馳馬試劍。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。恐其

不能盡於大事。子爲我問孟子。然友復之。鄒問孟子。

孟子曰。然不可以他求者也。孔子曰。君薨。聽於冢宰。

歎粥面深墨。卽位而哭。百官有司。莫敢不哀。先之也。

上有好者。下必有甚焉者矣。君子之德。風也。小人之

德草也。草尙之風必偃。是在世子。

好爲皆去聲復扶。又反歎川悅反

不我足。謂不可以我滿足其意也。然者。然其不我足之言。不可他求者。言當責之於己。冢宰六卿之長也。歎。飲也。深墨甚黑色也。卽就也。尙加也。論語作上古。字通也。偃伏也。孟子言。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。然

友反命。世子曰。然是誠在我。五月居廬。未有命戒。百

官族人。可謂曰知。及至葬。四方來觀之。顏色之戚。哭

泣之哀。弔者大悅。

諸侯門之外。居喪不言。故未有命令教

戒也。可謂曰知。疑有闕誤。或

○林氏曰。孟子之時。喪禮旣壞。然三年之喪。惻隱之心。痛疾之意。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。初未嘗亡也。唯

其溺於流俗之弊。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。文公

見孟子而至此。而聞性善堯舜之說。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。是以至

此而哀痛之。誠心發焉。及其父兄百官皆

不欲行。則亦反躬自責。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。而

不敢有非。其父兄百官之心。雖其資質有過人者。而

學問之力。亦不可誣也。及其斷然行之。而遠近見聞。

心悅誠服。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。人人性之善。豈不信哉。

○滕文公問爲國

文公以禮

聘孟子。故孟子至

孟子曰。民事不可緩也。詩云。晝爾

于茅。宵爾索綯。亟其乘屋。其始播百穀。

綯音陶亟紀力反○民事。

謂農事。詩幽風七月之篇。于往取也。綯絞也。亟急也。乘升也。播布也。言農事至重。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。之。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。蓋以

來春將復始。播百穀。而不暇爲此也。

民之爲道也有

恆產者有恆心。無恆產者無恆心。苟無恆心。放辟邪侈。無不爲已。及陷於罪。然後從而刑之。是罔民也焉。有仁人在位。罔民而可爲也。

音義竝見前篇

是故賢君必恭

儉禮下。取於民有制。

恭則能以禮接下。陽虎曰。爲富

不仁矣。爲仁不富矣。

陽虎。陽貨。魯季氏家臣也。天理人欲。不容竝立。虎之言此。恐爲

仁之害於富也。孟子引之。君子小人。每相反而已矣。

夏后氏五十而

貢。殷人七十而助。周人百畝而徹。其實皆什一也。

徹者徹也。助者藉也。

言制民常產。與其取之之制也。夏時一夫授田五十畝。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。以爲貢。

商人始爲井田之制。以六百三十畝之地。畫爲九區。

區七十畝。中爲公田。其外八家各授一區。但借其力

以助耕公田。而不復稅其私田。周時一夫授田百畝。

鄉遂用貢法。十夫有溝。都鄙用助法。八家同井。耕則通力而作。收則計畝而分。故謂之徹。其實皆什一者。

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。惟助法乃是九一。而商

制不可攷。周制則公田百畝。中以二十畝爲廬舍。而商

夫所耕公田。實計十畝。通私田百畝。爲十一分而取其一。蓋又輕於十一矣。竊料商制亦當似此。而以十畝爲廬舍。一夫實耕公田七畝。是亦不過什一也。徹通也。均也。藉借也。

龍子曰。治地莫

善於助。莫不善於貢。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。樂歲粒米狼戾。多取之而不爲虐。則寡取之。凶年糞其田而不足。則必取盈焉。爲民父母。使民盼盼然。將終歲勤勤。不得以養其父母。又稱貸而益之。使老稚轉乎溝壑。惡在其爲民父母也。

樂音洛。盼五禮反。從目從兮或音普。竟反者非養去

聲惡平聲。○龍子古賢人。狼戾猶狼藉。言多也。糞壅也。盈滿也。盼恨視也。勤動勞苦也。稱舉也。貸借也。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。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。稚幼子也。夫世祿。滕固行之矣。

夫音扶○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。二者王政之本也。今世祿濫已行之。惟助法未行故。取於民者無制耳。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。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。故下文遂言助法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

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。

雨于付反○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

雨也。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。先公而後私也。當時助法盡廢。典籍不存。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。

故引

之也。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。庠者養也。校者教也。序

者射也。夏曰校。殷曰序。周曰庠。學則三代共之。皆所

以明人倫也。人倫明於上。小民親於下。

庠以義校以養老爲義。校以教民

爲義。序以習射爲義。皆鄉學也。學國學也。共之無異名也。倫序也。父子有親。君臣有義。夫婦有別。長幼有

序。朋友有信。此人之大倫也。有王者起。必來取法。是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。

爲王者師也。

滕國褊小。雖行仁政。未必能興王業。然爲王者師。則雖不有天下。而其澤亦足

以及天下矣。聖賢至此可見。

公詩云。周雖舊邦。其命維新。文

王之謂也。子力行之。亦以新子之國。

詩。大雅。文王之篇。言周雖后稷

以來。舊爲諸侯。其受天命而有天下。則自文王始也。子。指文公。諸侯未踰年之稱也。

使畢戰問

井地。孟子曰。子之君將行仁政。選擇而使子。子必勉之。夫仁政必自經界始。經界不正。井地不均。穀祿不平。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。經界既正。分田制祿。可坐而定也。

夫音扶。○畢戰。滕臣。文公因孟子之言。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。故又使之來。

問其詳也。井地卽井田也。經界謂治地分田。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。此法不脩。則田無定分。而豪強得以兼并。故井地有不均。賦無定法。而貪暴得以多取。故穀祿有不平。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始。而暴君汙吏。則必欲慢而廢之也。有以正之。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。

夫滕壤地褊小

將爲君子焉。將爲野人焉。無君子莫治野人。無野人

莫養君子。

夫音扶養去聲○言滕地雖小。然其閒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。亦必有爲野人而耕

者。是以分田制祿之法。不可偏廢也。請野九一而助。國中什一使自賦。

此分田制祿之常法。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。野郊外都鄙之地也。九一而助爲公田。而行助法也。國中郊門之內。鄉遂之地也。田不井授。但爲溝洫。使什自賦其一。蓋用貢法也。周所謂徹法者。蓋如此。以此而推之。當時非惟助法不行。其貢亦不止什一矣。卿以下必有圭田。圭田五十

畝。

此世祿常制之外。又有圭田。所以厚君子也。圭潔也。所以奉祭祀也。不言世祿者。膝已行之。但此未

備耳。餘夫二十五畝。

程子曰。一夫上父母。下妻子。以五口八口爲率。受田百畝。如有弟。是

餘夫也。

年十六。別受田二十五畝。俟其壯而有室。然後更受百畝之田。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。又有餘夫

之田。以厚

野人也。死徙無出鄉。鄉田同井。出入相友。守望相

助。疾病相扶持。則百姓親睦。

死。謂葬也。徙。謂徙其居也。同井者。八家也。友。猶

伴也。守望

防寇盜也。方里而井。井九百畝。其中爲公田。八家皆

私百畝。同養公田。公事畢。然後敢治私事。所以別野

人也。

養去聲別彼列反○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。乃周之助法也。公田以爲君子之祿。而私田野人

之所受。先公後私。所以別

野人而言。省文耳。上言野及國中二法。此獨詳君子。據野人而言。先公後私。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。不言君子。據野人而言。先公後私。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。不言君

於治行。但取野者之中貢法。當時一過於什爾。此其大略也。若夫潤澤之。

則在君與子矣。

此特其扶大略而地已。潤法。澤諸侯皆去其制宜。籍。

氏使合子於人情。宜於土俗。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。○呂
不以經界爲急。講求法制。粲然備具。要之可以行於
今。如有用我者。舉而措之耳。嘗曰。仁政必自經界始。
不以資富不均。教養無法。雖欲言治。皆苟而已。世之病。難
行者。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。然而茲法之行。悅

病之者衆。苟處之上未有術。期以言。縱年不能行。一凡天下可。猶復可所。

驗之。一失公家之賦役。退以其私正經界。分宅里。立數井。

推法先廣儲蓄。興學明校當今之禮俗可行。有卹志未就而卒。○足愚以

禮法廢壞之界。兩後制。章度節。見孟文。不之可學。復識考其大能者。因是以略以雖致當。

詳。推舊而爲新。不屑屑於旣往之迹。而能合乎先王之意。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。○

有爲神

農之言者許行。自楚之滕。踵門而告文公曰。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。願受一廛而爲氓。文公與之處。其徒數十人。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。

衣去聲。捆音闡。農神。帝神農氏。

始爲耒耜。教民稼穡者也。爲其言者。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。許姓行名也。踵門足至門也。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。廛。民所居也。氓。野人之稱。褐。毛布。賤者之服也。捆。扣。琢。之欲其堅也。以爲食。賣以供食也。程子曰。許行所謂神農之言。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。失其義理者耳。猶陰陽醫方。稱黃帝之說也。陳良

之徒陳相。與其弟辛。負耒耜而自宋之滕。曰。聞君行聖人之政。是亦聖人也。願爲聖人氓。

陳良。楚之儒者。耜。所以起土。耒。

其柄也。陳相見許行而大悅。盡棄其學而學焉。陳相見孟子。道許行之言曰。滕君則誠賢君也。雖然未聞道也。賢者與民並耕而食。饔飧而治。今也。滕有倉廩府庫。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。惡得賢。饗音雍。食音孫。惡也。朝日饗。夕日食。言當自炊爨。以爲食。而兼治民事也。厲病也。許行此言。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。孟子曰。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。曰。然。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。曰。否。許子衣褐。許子冠乎。曰。冠。曰。奚冠。曰。冠素。曰。自織之與。曰。否。以粟易之。曰。許子奚爲不自織。曰。害於耕。曰。許子以釜甑爨。以鐵耕乎。曰。然。自爲